

晏政 著

# 卧听箫笛



南酸枣  
杂文丛书

卧听雨打芭蕉

晏政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---

卧听箫箫/晏政

—江西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南酸枣杂文丛书/江西省杂文学会主编 1997.8

ISBN7-210-01844-X

I. 卧…

II. 晏…

III. 作品集, 杂文—文学

IV. I21

卧听箫箫

晏政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: 7.7

字数: 155千 印数: 1-1000 册

ISBN 7-210-01816-6/I·352 定价: 10.80 元

---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新魏路17号

邮政编码:330002 电报挂号:3652 电话:8501534(发行部)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代序

杂文创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杂文以其对消极、落后和丑恶现象的鞭挞和批判，对积极、先进和美好事物的赞扬和讴歌，引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。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，更需要杂文来分清是非，激浊扬清，弘扬正气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鼓与呼。在这些方面，其它文学艺术形式是无法取代的。

杂文在现阶段更应增强时代性、人民性和战斗性，同时杂文创作还应注意艺术性和可读性，使杂文能为更多的读者所喜欢。

——摘自第十一届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纪要  
(1996年8月17日呼和浩特)

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杂文，时代需要杂文，人民需要杂文。

杂文创作既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杂文精神，同时也要根据新时期的要求不断发展。在宣传主旋律、提倡多样化方针的指导下，保持杂文的时代性、政论性和讽刺性的同时，内容要更加宽泛，形式更加多样，并使之呈多元化、学识化和社会化。

——摘自第十届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纪要  
(1995年10月12日天津)

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杂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,为杂文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用武之地。

杂文要鸣锣开道,同党和人民一起高扬时代的主旋律,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“清道夫”和“助产婆”。

——摘自第九届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纪要  
(1994年9月23日山东泰安)

党的十四大以来,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深入人心,改革开放取得新的进展,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。杂文在反对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中,负有特殊的责任。抨击时弊,反腐倡廉,是杂文的重要题材。时代在呼唤杂文,杂文作者要为促进改革开放、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

——摘自第八届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纪要  
(1993年9月21日长沙)

杂文,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,在解剖社会、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,也要把眼光转向自身,要不断提高杂文审美层次和艺术品位,摆脱单一的创作方式和说教面孔,在可读性、知识性、审美情趣的养成、教育功能的潜移默化上下功夫,真正使杂文成为贴近生活、贴近读者、为群众乐意欣赏和接受的文学样式。

——摘自第七届全国杂文组织联谊会纪要  
(1992年11月19日南昌)

☆☆☆ 目 录 ☆☆☆

代序

|    |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
| 1  | 晏殊的家风     |
| 4  | 雨夜想到郑板桥   |
| 7  | 罢宴·躲宴及其他  |
| 9  | 美哉,王嫱     |
| 12 | 微服·微行·微言  |
| 15 | 闲聊“七件事”   |
| 18 | “学做普通人”   |
| 21 | “气功”别议    |
| 24 | “减肥”新说    |
| 27 | “减肥”续谈    |
| 30 | 兔死狐不悲     |
| 33 | “突围”新义    |
| 36 | 又一种“突围”   |
| 39 | “光晕”与“官晕” |
| 42 | 八元门票不该白拿  |
| 45 | “较劲儿”     |
| 48 | 坦荡荡与长戚戚   |
| 51 | 夜半应怵鬼敲门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53  | 岁首话蛇年       |
| 56  | 狗年说“宠物”     |
| 59  | 雪中杂感        |
| 63  | 夕阳无限好 妙在近黄昏 |
| 67  | “困惑”碎语      |
| 70  | 辨“独”        |
| 73  | 闲聊“君子之交”    |
| 76  | 顺治皇帝的“检讨”   |
| 78  | 为范仲淹一辩      |
| 81  | 再辩范仲淹       |
| 84  | 从“孙武练兵”学点什么 |
| 87  | 何必毁金床？      |
| 89  | 也谈“保政治影响”   |
| 92  | 炒“角”        |
| 94  | 炒一炒这种“风”    |
| 97  | 也说“大款”      |
| 100 | “父范学堂”      |
| 103 | 上帝爱“自然”     |
| 106 | 苦涩的空中之旅     |
| 108 | 于细微处立精神     |
| 111 | 选择快乐        |
| 113 | 游泸溪河有感      |
| 115 | 说“轻”道“浮”    |
| 117 | 开发青春        |
| 120 | 珍视“权摄”      |
| 123 | 读秋    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27 | 诸葛亮的误导    |
| 129 | 试答“三问”    |
| 131 | 应计身后评     |
| 132 | 有感“弓鱼”    |
| 133 | 好个“铁榔头”！  |
| 135 | “撕钞断交”    |
| 136 | 龟兔赛跑      |
| 138 | 谈“造福一方”   |
| 140 | “就要发”     |
| 141 | 再说“就要发”   |
| 143 | 三说“就要发”   |
| 145 | “北大学子重修身” |
| 147 | “啄木鸟”在行动  |
| 149 | “干部帮工族”   |
| 151 | 志气·骨气     |
| 153 | 惦惦“责任”    |
| 155 | 这种“亲自”好   |
| 157 | 反“吹”      |
| 158 | “干部交朋友”   |
| 159 | 陈道明认错     |
| 160 | “重奖孔繁森”   |
| 161 | “空调病”     |
| 162 | “二表人材”    |
| 164 | 东湖的呻吟     |
| 166 | 防盗门·防腐门   |
| 168 | “冒牌饭店”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70 | 没有永远的冠军       |
| 172 | 南丰晨饮          |
| 173 | 表率            |
| 175 | “第一信号”        |
| 176 | 奥运颁奖有感        |
| 178 | 南亚五国行         |
| 190 | 异域风情录         |
| 203 | 巴黎杂忆          |
| 236 | 漫步古罗马         |
| 249 | 毛泽东对当代杂文发展的贡献 |
| 254 | 省三杂文风格谈片      |
| 264 | 后记            |

## 晏殊的家风

看了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所载《家训胜“万金”》一文，不由想到要给敝姓先贤晏殊的家风写点介绍文字。

晏殊是北宋时期的词坛泰斗，被誉为“导宋词之先路者”。虽然他历居显官要职，但其治家之道在史书上是语焉不详的，又少有这方面的轶事传闻，更不见他有什么教子家书、家训之类的东西载诸典籍，刻诸碑文。晏殊大概是个身体力行派，或曰身教重于言教派吧。从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零星史料中可以看到，他的家风是比较正派而又严格的，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

欧阳修在《神道碑铭》中赞颂晏殊说：“其于家严……未尝为子弟求恩泽。”这话不假。晏殊曾因事开罪过皇帝老倌儿，“罢参政知事”，挂了个工部尚书的空衔“下放”到颍州当知州，后徙迁陈州。在陈州期间，仁宗皇帝有一天忽然记起了这位外放的“旧学”老师，问宰相：“晏某居外，未尝有所请。”皇帝是说难道晏殊就没有一点儿个人的要求提出吗？宰相把这个信息捎给了晏殊。按常理揣测，这是他自己要求

调回京城或者为儿孙“求恩泽”的绝好机会。可是晏殊只是给皇帝写了封信，“问起居而已”。公元 1054 年，晏殊 64 岁了，“以疾归于京师”，病重了，仁宗不仅派太医“朝夕往视”，而且准备亲临府第去看望他。这本来又是个“临终托孤”，为子孙“求恩泽”、谋前途的好时机，然而这个倔老头儿又一次放弃了这个“最后的机遇”，递上一纸奏文，谎称病势转好，不敢“以疾病扰吾君”。晏殊不依仗皇帝的宠信谋求私利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晏殊身历北宋真宗、仁宗二朝，这两个皇帝都曾对他“倍加信爱，受特遇之知”。他做过礼部、工部、刑部、户部、兵部尚书，拜过枢密使，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官至宰辅，爵临淄公，可谓权倾一时。当时许多手握重权的达官显宦，例如范仲淹、孔道辅、韩琦等皆出自其门下，当过宰相的富弼还是他的女婿；至于由他亲手提拔的各级各类官员，更是难以胜数，其官场“关系网”既广且密，自是意料中事。然而令人奇怪得很：晏殊的 8 个儿子中，竟没有一个仕途显达，当的都是芝麻粒儿大的闲差使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那位大名鼎鼎的小儿子晏几道，不仅“文章翰墨，自立规摹”，而且“忠厚耿介，谨守父风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可算是德才兼备吧，但终其一生，却“沉陆于下位”，他的名字见遗于《宋史》，即其故乡《临川县志》亦缺而不载，在沉默潦倒中度过了一辈子。从这种父荣子“贱”的强烈反差中，我们不是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晏殊治家之严格、正道么？

黄山谷在《小山词序》中说晏几道有“四痴”，例如“仕途连蹇，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”，“论文自有体，不肯作一新进士语”，“人百负之而不恨”等等。应该说，这都是做人的很好的品格。而这些品格的形成，显然是同晏殊的家庭教育分不开的。晏殊不仅注意子弟道德规范的熏陶，而且重视引导他们像自己一样“潜心六艺，玩思百家”，终于造就出了晏几道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“一代词宗”。晏几道继承家学，光大父风，同他的父亲一起并称“北宋临川词二仙”，其小令的艺术成就甚至超过乃父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这不能不是晏殊家教的骄傲。晏殊没有利用职权为儿孙谋求一时“恩泽”，却为中国文学史奉献出了一颗璀璨的艺术之星，这难道不是他治家之道的高明而独到之处吗？

我赞成《“家训”胜万金》推荐吕坤的《家训》。这篇碑文确实通俗易懂，言简易赅，“贯穿了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崇高的传统美德”，至今读来仍富教益。但说这《家训》胜过万金，似又言重了一点。因为在我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达官显宦、文人学士留下来的家书、遗训，何止万千，但他们的后人能恪守祖训、照此办理者又有几人？！家训虽好，不过徒托空言。有句名言：“一个实际行动远远胜过一打宣言”。我们为弘扬民族文化，今天仍然愿意读读吕坤式的《家训》，从中可以得到某种启迪。但我想更需要提倡的，恐怕还是晏殊式的“身教重于言教”的家风，用以作为自己治家的某种参照系！有感于此，是以文。

## 雨夜想到郑板桥

江南春雨，淅淅沥沥。午夜惊梦，风声雨声中忽然想到了郑板桥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：“衙斋卧听箫箫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枕畔低吟浅啜间，脑际忽而飘生出一个疑问：郑板桥如果还活着，如果还在当他的那个“些小州县吏”，他还能不能做出这般有景有情有韵味，又很能打动人心的诗章来？

我想，大约是很难做将出来的。因为吟诗作赋，需要抒意，需要构思，需要寻典觅句，甚至还需要一字一字地推敲。古人不是说过么：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根茎！”这就说明，写诗填词，要有较为充裕的时间，离不开那么一份能够“在想象的王国里自由驰骋”的闲情逸致。

事实上，古时官儿们的“任务”实在是非常简单的：除了催粮、征丁、断案，或者再加上推脱不掉的赈灾、疏浚水利以外，就很难有什么事情可干了。剩下的多多的时间，就是搞政治交易了，就是向人民敲骨吸髓了。人品好一点、学问多一点的，在品花赏月，

听雨观涛之余，就可以“行有余暇，则以学（作）文”了。

正因为如此，郑板桥在潍县当官 12 载，才写出了那么多的诗词，还画了不少的画，刻了不少印章和碑书。他在枕边吟哦而成的，除了“衙斋卧听箫箫竹”这样关心民生疾苦的诗句以外，还有“小楼忽洒夜窗声，卧听潇潇还淅淅，湿了清明”一类明显地属于抒发闲情逸致的词章，就可证明这一点。

现在的“州县吏”们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一个地方的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、社会发展、群众生活服务，一股脑儿地压在他们肩坎上。区区小县，大小几十个部门和单位，都得听汇报，作指示，会议排得满满的，文件堆得高高的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再加上现代交通发达，迎来送往，恳谈洽谈，同样是避免不了的。真正是“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”啊！

笔者就曾目睹过一位县委书记某一天的日程安排：上午两个会，下午两个会，晚上还有个碰头会。中午招待所就餐，有省里来的，有地区来的，还有左邻右舍的“关系户”，哪一方来的“菩萨”也不能“失礼”呢！一天下来，这位书记眼睛熬红了，嗓子嘶哑了，但还得支撑到深夜，处理一下必需处理的事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是象郑板桥那样学富五车，才情横溢的诗人吧，哪里还有时间、有精力、有兴致去吟诗作赋呢？

当然，时代毕竟向前走了好几百年，现时的“州县吏”们既不可能，更不需要个个都是郑板桥式的诗

人作家，党和人民所要求于我们的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，是为国强民富而鞠躬尽瘁、多办实事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保持对人民群众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思想感情，无论如何还是必不可少的，时时、处处注意倾听“民间疾苦声”，无论如何还是必不可少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更要有较为充裕的时间。

“衙斋静卧”是绝然听不到真正的“民间疾苦声”的，“交错觥筹酣宴处”更不可能体察到人民的喜怒哀乐，整天浸泡在文山会海里显然会日渐削弱我们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看来，真该下个大决心了，让我们的领导干部们从对实际生活无所裨益的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，从过多过滥的迎来送往的礼仪中解脱出来，从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羁绊中解脱出来！

今天的中国人知道郑板桥的并不很多，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强烈地呼唤着焦裕禄。这是为什么？就因为焦裕禄不仅在风中雨中会想到人民的疾苦，而且无论风中或雨中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战斗在一起，领导并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明天！

## 罢宴、躲宴及其他

传统京剧中有一曲戏，叫《罢宴》。此剧讲的是北宋寇准听从奶妈教诲，力戒奢侈，主动罢宴的故事。现在报纸上刊登的某些新闻，常以“罢宴”标题，那是拒绝吃请，而非作为主人取消原定举行的奢豪宴会，因此应称拒宴，同寇准“罢宴”的原义是有所不同的。

拒宴，可以理解为严辞拒绝，也可以理解为婉言谢绝。厉言正色，严拒吃请的，可能不会太多，因为那样过于绝情，要撕破脸皮，宾主双方都下不得台。这不合乎中国人的礼仪之道，也不符合官场的策略之虑。得罪的人多了，做官是做不稳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恐怕婉言谢绝者居多。这样，就不好叫拒宴，以称“谢宴”为宜。谢宴也是一种好作风，应该提倡。谢宴的人多了，公款吃喝之风也就少了。

谢宴者中，有一种方式叫“躲宴”。躲宴从何人开始，难以考证；从报纸上披露的材料看，其现代倡导并身体力行者，当推冯玉祥将军。《人民日报》登过一篇《冯玉祥躲宴》的文章，讲的就是这件事。1944年，冯玉祥应邀到四川内江县作抗战救亡献金

运动的讲演，会后，内江县长以接待冯玉祥为名，大宴宾客。冯玉祥却躲开了，和一位记者跑到一家小吃店吃了几碟包子。他“躲宴”的理由是：现在前方吃紧，我们怎能在后方紧吃？语不惊人，清风可鉴，表现了一个平民出身的爱国军人的本色。

寇准罢宴，《宋史·寇准传》中无记载，编剧者可能采自稗官野史或民间传说。《宋史》中说：“准少年富贵，性豪侈，喜剧饮。每宴宾客，多阖扉脱骖（即把车马卸下，关起门来纵情吃喝）。”因此，他即使有过罢宴之举，恐怕也只是偶一为之，并未能坚持，或者说，后来旧毛病又复发了。冯玉祥躲宴，影响看来亦不大，丝毫没有改变当时国民党统治者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的局面，后来又从重庆吃到南京，愈演愈烈，一直吃到逃离大陆。现在生活中，我们不少领导干部拒宴、谢宴，尽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但似乎也未能有效地遏制公款吃喝风。公款吃喝经费逐年上升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由此看来，要刹住公款吃喝的歪风，仅仅靠宣传几个先进典型，下几个文件，恐怕是不够的。最重要的还得从制度上、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，堵塞漏洞，而且要严格执行，惩罚兑现，而且要从立法者、执法者做起。古人云：“以至详之法晓天下，使天下明知其所避”；“治强生于法，弱乱生于阿”；“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”，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！